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八仙得道 第三十六回 辱仙姬公子受侮 護義子權闖求君

卻說何仙姑被趙公子手下一班走狗箴片團圍住，大呼：「仙人請留步，我家公子奉請一談。」仙姑已知就裡，便把身子立定，不慌不忙含笑問道：「列位都是哪裡來的，你家公子何人？我貧道乃是方外之人，向來學道深山，從不與外人往還通問，卻不知公子何事見召？」說時趙公子早已趕上，攔開眾人，劈頭劈臉對準仙姑就是一揖到地。仙姑只得微笑還禮。但聽公子說道：「久慕仙姊芳姿國色，如此妙年，正是享福的時候，因甚遁到道士觀中去，和那批野道混在一堆，好似一塊美白玉埋在狗糞裡面，豈不可惜？」仙姑聽了，笑得幾乎打跌，忍了一忍，才說：「依公子之見，應該怎麼樣才好呢？」公子笑道：「仙姊原來還不曉得我的意思麼？我非別人，乃當今皇帝身邊趙公公的公子是也。」仙姑不等他說完，忙笑道：「怎麼皇帝身邊還有什麼公公？不是皇帝的叔祖麼？」趙公子聽說，不禁把臉一紅，笑答道：「這些事情仙姊本來不大懂得，我只說簡捷一點。我家現是京師內外最有勢力、最是富貴的人家，凡是人生穿的、吃的、住的、玩的，我們府中要算第一考究，除了皇帝家之外，就沒人趕得上了。我的主見，想仙姊如此姿容，真和天上神仙一般，荒山野戶不是藏嬌之地，就是這等道士觀中，也斷斷不能委屈你這驕貴之軀。」仙姑不等他說畢，又接下去說道：「是了，我懂得你的意思了，照你這麼說法，大概要賣弄你家的體面。再說，像我這樣的美人是應該移居到你府中去，才算不委屈了我這容貌。可是不是啊？」公子見說，不覺喜歡得手舞足蹈起來，忙沒口子答應道：「一點不錯，一點不錯。仙姊神般的人物，除了我家那樣的園林大廈，如何配得上你的住宅？此外凡是穿的錦繡綾羅，吃的山珍海肴，哪一件兒不是預備得完完全全？憑你張口說個「要」字，立時立刻就可以送到面前，盡你受用。這等氣象，除了我家，哪裡還去找第二家呢？然而除了仙姊，也不配享這等福份兒。仙姊是聰明人，請想，是在道士觀中和這批不三不四的野道同居好呢？還是同我公子回去，享那富貴安樂的日子好呢？」仙姑不假思慮，立刻喜笑道：「你家真有那些好處，你便不請我，我也要自己尋了上去，何況還有你這什麼公子咧，又是什麼皇帝身邊的公公咧，那種大面子的人來請我，我要不去玩幾天，真個太對不住自己哇！」說時回轉身，向公子招招手兒，說道：「走呀！」公子見他這般似真似假，又似弄落的說話，又見他這副灑灑落落的情狀，事事語語都出自己意料之外，真有點認不清他的路道，也不曉他究竟是順從呢還是抗拒，好在他強煞總是一個弱女子，自己部屬眾多，房屋高大，到了府中，還怕他插翅飛去不成？見他不住招手，也便跟了上去。仙姑笑指眾人說：「這都是些什麼東西呀，我見了他們心中就有些不耐煩兒，就著他們等在這兒不行麼？」公子聽了略一躊躇。哪知眾人經仙姑一指，一個個都大瞪著眼，立住了腳，一步也不得移動了。

公子卻沒曾看得出來，只說：「這班人都是保衛你我的，為什麼討厭他們呢？」仙姑更不答言，只在他肩胛上輕輕一拍，說聲「走罷」，公子便身不由主的反跟在他的後面，乖乖的急行出門。

到了觀中大院落內，有一班道士們正在議論道姑遇到公子，要是識趣點，倒可以做得一位現成小夫人兒；要是和他倔強，他這一條性命就轉個□次輪回，未見得有人替他伸冤喊屈咧。

又有人說，女孩子家，哪個不貪風流、愛富貴。這道姑也不曉是吃了什麼大虧才出了家的，可知心中正願意咧。既有這等機緣，還用得著搭腔擺架子麼？仙姑剛和公子出來，一句句聽在耳中，不覺□分好笑，正想用些小小法術將那刻薄的人懲戒一下，忽然迎面進來一個道人，見仙姑捏指念咒，似在作法光景，道人微微一笑，張開一張大口，向仙姑所指之人微吹口氣，仙姑法力完全失卻效力。仙姑大駭，忙向道人施了一禮。道人一面還禮，一面先說道：「道友為甚和這班無知無識的蠢人作對？修道人大大為懷，何處容不得人，看在貧道份上，饒了他們也罷！」仙姑待要把此中原因告訴道人，只因把趙公子帶在後面，舉動甚不便利，只得向道人點點頭兒，說一句「容日再行奉告」，說畢就走。趙公子也似癡似迷，腳不離他的跟在後面。但聽道人在院中拍手大笑道：「好，好，好，這東西今天也碰到了對頭，這場虧卻吃得不少也。」仙姑聽了越發驚奇，不由回轉頭向道人一笑，這就是佩服他道行之高，望他相助之意。道人也點點頭，含笑不語。

仙姑出了道觀，把趙公子推到前面去，喝道：「你不引路，把我趕在前面替你開道麼？」趙公子更不開口，走上前，急急忙忙向自己府中行去。兩邊相差原有許多路，仙姑一面走一面卻覺兩腳非常輕鬆，虛飄飄地宛如騰雲一般，經過之處，一霎眼兒就不見了。仙姑大驚道：「這不是仙家縮地之法麼？我師尊和幾位師姊都有這個本領，他們遠在萬里之外，自然不會來幫我，難道又是那道人弄的玄虛不成！好在看那道人滿面正氣，決不是助紂為虐的無賴術士，受他一些助力，卻也未為不可。」想到這裡，早到了趙府大門。趙公子頭也不回，向內直衝進去。

那守門兵丁人役一齊站立起來，仙姑也跟著進去。眾人見公子並不招呼這道姑，疑他們不是同來的，但素知公子脾氣不好，萬一是公子召這女道進來，那麼定把攔阻的人打個臭死。因此不出一言，由他們一層層進了許多大院落，直至裡面一間敞廳，乃是趙高會客之所。仙姑又伸手將公子一扯，說聲「止」，公子便不走了。同時即有外面進來的人夫和裡邊出來的女僕們，大伙兒把公子團團圍住，動問公子怎不進上房去，回頭見了仙姑，大家又嘖嘖贊美，說是公子迎得一位天仙回來。也可煞作怪，那公子總是一句不說，呆呆地向仙姑站著，口涎四溢，目光翻白，又宛然中了什麼邪祟一般。這許多男女才看出情景有些不大對路，大家都向那仙姑呆看，究竟不曉是怎生一回事兒。

只見仙姑對眾人笑道：「你們大概不認識我罷，我是一個出家修道的人，生平不曉得怎麼叫做享福，也從不想富貴榮華，這個衣食美是什麼一種好滋味兒。不道你們這一位公子，他倒瞧得起我來了，說要請我到你們家來享什麼天下少二、地上無雙的吃的、穿的、住的、玩的，那麼多的大福份兒，我要不答應他麼，料想你們這位公子他肯答應我哩！再我也變了不識抬舉的人了。因此我便聽了他的話，老實不客氣從那清虛觀中一直跟到這裡，滿想公子快快把他應許我的那些福氣拿出來給我瞧瞧，也教我這永不享福的人嚐嚐這等從沒嘗過的味。我還趕著要到華山去找一個道友咧，須不能多耽擱我的時候。誰想他一路而來，老是這副傻樣兒，既不招呼，也不說話，弄得我好難為情，又不好丟了他這主人獨自逃回，沒奈何老一老臉皮，跟到這裡。可笑這位傻傢伙還是這般泥塑木雕似的，你們瞧呀，那不是，他這副鬼樣兒，簡直和死了的豬狗差不多，也不曉得他把那允我的許多福份兒什麼時候才會送給我哩，終不成他這麼一個公子，答應了人家的送禮，沒曾轉背，就賴得乾乾淨淨麼？」說罷，向著眾人一味價訕笑。眾人有乖覺的，已知道仙姑必有什麼法力，一定是公子得罪了他，使個什麼法兒，將他迷住了魂，自己再跟來報仇的。

大家正在竊竊私議，外面忽然奔來一人，跑得滿身都是大汗。眾人一看，原來是府中一個裨將，常時也隨公子出入奔走，做些沒溜的事情。這天恰巧因事請假，沒曾回去清虛觀，此時得了一個消息，說公子帶去的人都被一個女道士用法釘住在觀中，說話行動一概不能，而且那女道還把公子押送到府中去了，為此特地趕來報信。一到廳上，見了這副情形，忙指著仙姑大聲對眾說道：「眾位還不去稟報老大人，趕緊捉這妖婦，公子著了他的道兒了也。」於是把所聞情事一一訴說出來。眾人當中有幾個伶俐女子，忙先到裡邊報信去了。仙姑卻只裝個沒事人兒，在那廳上踱來踱去，聽得裨將報告，也只微微含笑，朝他點點頭兒。裨將本是粗人，為要立功討好，便攘臂捏拳，大叫：「眾位弟兄來啊，大家把這妖人捉住，見了老大人也是一個面子。」眾人聽他這般說法，又見仙姑不言不動，疑他沒基本領，於是人人爭先，個個奮勇，一齊上前圍攻仙姑。仙姑大笑一聲，把手中拂子四面一繞，眾人但見前後四旁盡是趙公子，一個個朝他們搖手兒。找那仙姑時，卻只聞笑聲，不見人影。

大家怕傷了公子身體，自然不敢輕易動手，卻一個個氣得亂呼亂跳，也不曉得這許多公子中可否有一個真的在內，萬一真公子果在其中，這樣一陣亂打，豈不反將公子打死？大家只得停手觀望。

一回兒人報大人回府了。眾人急急向外迎了出去，一下子許多男婦又簇擁著一位年高身大，面白無須的老頭子，嚷嚷鬧鬧的走

了進來。仙姑手兒一指，把那一大群公子趕了上去，自己隱著身子，喝一聲「跪」，這班公子便一齊拜伏在地。仙姑又喝道：「何不喊聲『爺爺』？」那班公子又一齊喊起「爺爺」來。一霎時，但聞「爺爺」之聲震動院宇，宛如戰場之上千軍萬馬喊殺之聲。這一來，不但那個趙大人趙高被弄得又驚又怖，又是為難，此時男婦人等卻忍不住哈哈大笑起來。趙高不能奈何仙姑，又辨不出公子真假，於是惱羞成怒，把一肚子愧憤完全遷移在這許多下人身上，對著他們混帳、王八的大罵了一陣。可憐這批人原為討好而來，好沒討成，反受一陣唾罵，也算倒足了楣了。

此時，廳上下已黑壓壓地跪滿了許多趙公子，加以這批湊趣的人夾在中間，弄得一座大廳擠挨不堪。趙高想要覓條稍空的路子走進內室去，不道他所至之處剛剛舉步，馬上又多出一個公子來擋住去路，也就跪而不起。趙高走了□多條路，立刻又添出□多個趙公子，跟著頭先那班公子照樣跪著。趙高真嚇得沒了法子，想了想，忽然得了一個主意，趕著往後退去，出了大廳。好在回來的轎馬未散，馬上坐上轎子，趕進朝去。到了宮門，他本是太監頭兒，又最得皇帝寵信，自然可以直闖進去，一點沒有阻攔。詢得皇帝現在西宮皇后處，他就趕了過去，向皇帝長跪不起，叩頭不已，淚下如雨，只叫：「萬歲救命，萬歲快救臣一家性命。」始皇帝正和西宮在那裡談論古今神仙之事，因說：「朕貴為天子，統治瀛寰，怎麼朕的福氣還不及一個神仙？神仙尚能長生，朕雖位比他們高貴，到了大限臨頭，仍舊不免撒手歸天。想起自己半生戎馬，削平患難，真是一件大不容易之事。若是享受，貴人就要歸天，豈非最最可惜可痛的事情麼？」西宮因問：「上次陛下派徐福帶了童男女浮海至蓬萊，求那長生之方，為何未見回來？」始皇搖頭道：「徐福倒是一個忠誠老實的人，朕所以把這件大事命他去辦，諒來終不誤事的。不過海中情況不比陸上，日子長短，原不能預先計算，因為海中風雨最多，浪潮時起，到了那些日子，就不能開行，只好停泊岸邊，等得天晴風止，方可再行鼓棹。現是秋天時候，天時最不正確，這等耽延，在所難免；況且蓬萊地在何方，向來只憑書中記載，卻不曾聽見有誰去過。這番徐福面稟限他五年為期，必定替朕求到仙丹仙藥，期間似乎長些，究竟這等創舉不是容易之事，但求真有丹藥，遲些卻也無妨。」西宮還未說話，卻好趙高衝進宮來，那麼一番舉動，倒把帝后倆都嚇了一跳，問他：「有甚為難之事，快快稟來，朕必替你作主。」趙高哭道：「臣蒙萬歲娘娘寵信已甚，哪裡還有什麼為難？不料今天下朝回去，臣家中忽來一女妖，將臣義子和一班侍從之人如此那般一番挫辱，這真是臣生平未曾經過的大虧，而且身為大臣，國家體制有關，若是輦轂之下、府門之內，妖人敢於如此凌辱欺侮，那不但是欺臣一人，簡直把國家法令、朝廷威嚴都瞧得不值一文了。臣再四思維，人君為四海之主，有統轄陰陽三界之權，必得萬歲憐臣無辜受侮，垂念法令的尊嚴，御駕親臨臣第，雖有妖人，必當斂跡，臣一家幸甚，而天下人亦同受萬歲之賜了。」趙高稟完，偷看皇帝御容。哪知始皇不但沒露驚怖之色，反而呵呵大笑，說出一句匪夷所思的話來。欲知是何說話，且看下回分解。